

插图
本

随园诗话



诗 唯 性 灵 以 传 世

品读《随园诗话》，
让我们在随园里漫游着，
徜徉着，与作者谈心，
和诗人对话，聆听他
对诗歌的讲解，体会
他对人生的感悟！

袁枚著

- 生僻字词标注读音，
读者无查找翻阅之苦。
- 增加注释和译文，拉
近了古今差异，我们
可以与作者对话、交
流和共鸣。
- 图文并茂，近二百幅
古代版画，营造氛围，
再现古代风貌。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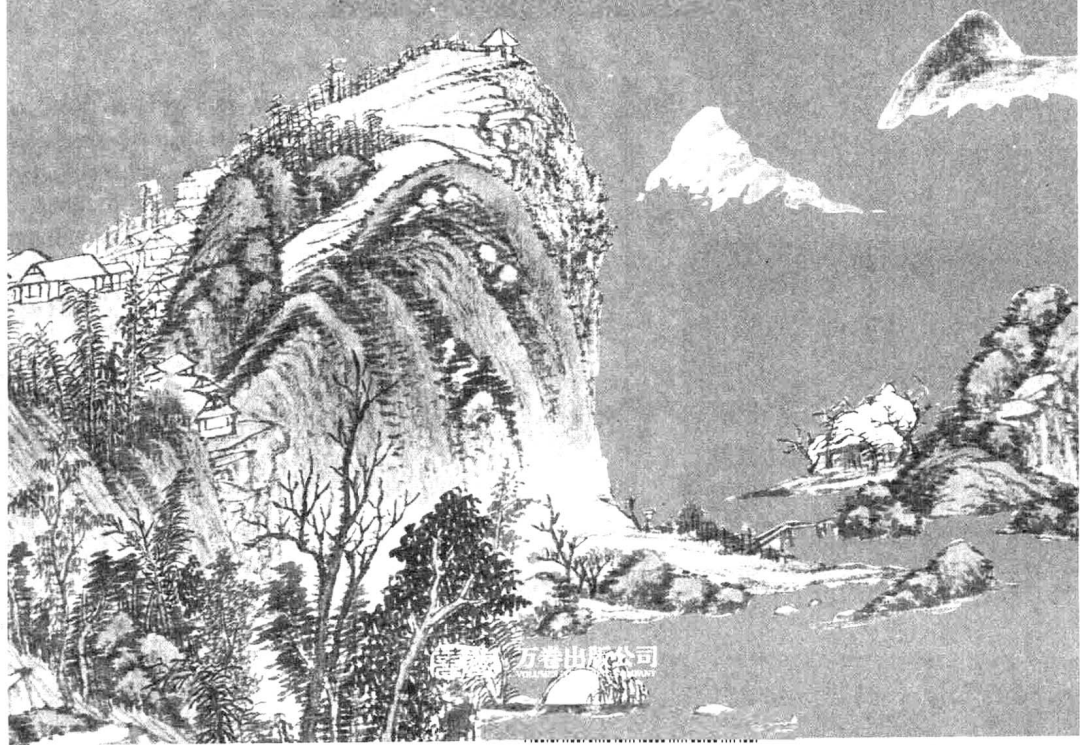
品读国学经典 · 家藏四库丛书

插图本

随园诗话



袁枚著



万卷出版公司

© 袁枚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园诗话: 插图本 / (清) 袁枚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7

(家藏四库系列)

ISBN 978-7-80759-268-6

I. 随… II. 袁… III. 诗话—中国—古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2951 号

设计制作 /  文品书堂
WENPIN BOOKS



随园诗话 (插图本)

- 出版者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89
电子信箱 hzbbs@mail.lnpgc.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幅面尺寸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9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执行主编 李英健 李克
责任编辑 丁建新
书号 ISBN 978-7-80759-268-6
定价 24.70 元

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

《随园诗话》阅读指南

释意全面，弥合古今差异

注释、译文均融贯众家之长，择善而从之，以全新的解释，来弥合古今文字的差异，让读者俯仰其中，游刃有余！

轻松阅读，展现作品全貌

原文与译文相互补充，互为渗透，还原作品全貌，让读者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注 音

- 生僻字词随文注音，让读者一目了然
- 重出的字词反复标注，加深读者印象

版 画

- 数量可观，择取近二百幅古代珍贵版画
- 与文意贴合，帮助文章理解
- 标明版画出处，知其来龙去脉
- 版画配以文字说明，可做独立欣赏之体系

随园诗话

作古体诗，最迟不超过两天，就可以有很好的构思了；作近体诗，有人竟然十天也写不成一首，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古体要求宽松，可使才气纵横发挥；而近体诗的妙处，在于不用一个字，风流自得，灵感不来，用尽人力也没有办法。现在的人动辄轻嘲近体而重视古体，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体会到其中的甘苦。叶书山说：“你所说的虽然有道理，但人所花的功夫没有达到极点，那么灵感也会无缘无故地来。虽然说写诗需要灵感，但也需要从人力中求得。”这话有道理啊！

十五

诗人人数甚多，不可殚殚然咸一先生之言，自以为是，而妄薄前人。须知王、孟清幽，岂可施诸边塞？杜、韩排募，未便播之管弦。沈、宋庄重，到山野则俗。卢全险怪，登庙堂则野。韦、柳隽逸，不宜长篇。苏、黄瘦硬，短于言情。惟陶芬芳，非温、李、冬郎不可。属词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业已传名而去。后人不得不兼综条贯，相题行事。虽才力笔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强。然宁藏拙而不为则可，若护其所短，而反讥人之所长，则不可。所谓以宫笑角¹、以白诋青者，谓之陋儒。范蔚宗云：“人识同体之善，而忘异量之美。此大病也。”蒋苕生太史《题〈随园集〉》云：“古来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余虽不能当此言，而私心窃向往之。



卢全诗《送郑三游山》

卢全号玉川子，唐代诗人。其诗奇崛怪诞，善于描摹山水景物。此图出自《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阅读指南

知识积累，让你受益匪浅

阅读本书，不仅是享受，更是知识的积淀和智慧的升华，读者可以与诗人一起把酒论诗，畅谈人生！

版画丰富，增强阅读兴趣

精选古代近二百幅版画，与文章水乳交融，建构不同时代的情境，读者深入其中，有身临其境之感！

译文

- 准确洗练，力求忠实于原文
- 明白易懂，充分表达文章意图
- 生动传神，体现原文的个性及风格

注释

- 精心选择注释的字词
- 参考各家之说，务必客观，有说服力
- 准确严谨，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

注释

- ① “宫”、“角”：是五音宫、商、角、徵、羽中的两音。

译文

诗坛流派众多，不要局限于一家的言论，自以为是，狂妄地鄙薄前人。要知道王维、孟浩然的诗清丽幽远，怎么可以用于边塞诗上呢？杜甫、韩愈的诗刚健有力，但未必适合用管弦演唱传播。沈铨期、宋之问的诗庄重典雅，但用诸山野就显得俗气。卢仝的诗险峭怪异，登于庙堂之上就显得粗野。韦应物、柳宗元的诗隽永飘逸，不适合写长篇。苏轼、黄庭坚的诗瘦硬峭拔，却不擅长于言情。缠绵悱恻的意境，非温庭筠、李商隐、冬郎不可，用词来叙事，非元稹、白居易、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名声已经传播开了，后人就不得不兼容综合他们各自的长处，依题目行事。虽然在才能禀赋上存在差异，但是各有自己适合的风格，没有必要勉强自己学习他人；然则宁肯藏拙也不勉强去模仿他人是可以的，假如掩盖自己的短处，而讥笑别人的长处，就不可以了。所说的以宫韵笑角韵、以白色诋毁青色的人，称为浅陋的儒士。范蔚宗说：“人们认识到同类事物的好处，而忘记了不同事物的美，就是大毛病啊。”蒋荇生太史《题〈随园集〉》说：“自古以来，这样的笔就只有几枝而已，奇怪你怎么一手就拿下了。”这句话所指的虽然不适合我，但我的心却是暗暗向往的。

十六

原文

古人门户虽各自标新，亦各有所祖述^①。如《玉台新咏》、温、李、西昆，得力于《风》者也。李、杜排募，得力于《雅》者也。韩、孟奇崛，得力于《颂》者也。李贺、卢仝之险怪，得力于《离骚》、《天问》、《大招》者也。元、白七古长篇，得力于初唐四子，而四子又得之于庾子山及《孔雀东南飞》诸乐府者也。今人一见文字艰险，便以为文体不正。不知“载鬼一车”、“上帝板板”，已见于《毛诗》、《周易》矣。

注释

- ① 祖述：效法前人的行为或说法。

译文

古代诗人的派别虽然是各自标新，但也各有所继承。如《玉台新咏》、温庭筠、李商隐、西昆，就继承了《国风》的风格。李白、杜甫矫健的诗风，继承了《雅》

国学与我们同在

——《家藏四库丛书》序

毛佩琦

国学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孙子》、《史记》、《汉书》、唐诗、宋词，也包含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乐方式的各种学问。广而言之，国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献，也包括实物；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我国各民族的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绘画、医药、戏曲等等。

国学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学问。上面说的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近代以来，国学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比如，敦煌学、甲骨学，是随着有关文物的出土而兴起的；比如红学，是随着文学理论和学术风气的发展变化而兴起和发展的。随着时间推移和学术进步，必将有更多的学问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围。

数千年来，中国人做学问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思想理论、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等等。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史学研究领域，由于地下文物的出土，王国维等人提出了所谓以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补充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近代以来，西风劲吹。国人主动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王国维借鉴尼采的哲学等研究中国的文学戏剧，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研究中国的“国故”。国学从来没有拒绝外国学问的介入，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佛学、因明学；自明朝末年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就已经融入了西学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

文化，它们当然也是国学的一部分。因此，国学又是开放的、随时代而进步的。那么，当今我们研究、振兴国学，不允许也不应该倒退，不允许也不应该僵化。

然而，国学又是与西学明显区分的。国学是西学的对应物，是与西学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在近代，西学挟船坚炮利强势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还视自我，对于中国固有之学问出现了中学、国故学、国粹、国学这样的名称。面对帝国主义的强大，中国人自愧不如，一方面拼命学习引进西学，另一方面就是拼命地贬低、抛弃国学。虽然也有一些人，如张之洞为保护中华文化之根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胡适，提出“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建立民族自信心”，但其声音终被时代所淹没。国学一再被严重曲解和轻视，以致造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断裂。也许，这一历史过程是必然的。但回顾过去，中国在走向独立富强的过程中，国学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太、太惨重了。

新中国成立，饱受屈辱的中国人从此站立了起来，民族自信心大大加强，但没有能够及时认识到国学在新时代的重要性，甚至仅存的一点点国学遗产也进一步成为被抛弃的对象。在全面批判全盘西化的同时，却走向全面西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走向富强的国人终于猛醒，保护和振兴国学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一个强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必然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伟大的民族文化。中国人，从学术界到普通百姓，都在重新发现国学的现代价值。同时，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东西方各国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学问，中国的一切都在被重新评价。中国不仅为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而且，中国也面临着以优秀的中华文化向全人类贡献智慧的责任和机会。

那么，这套国学丛书编纂就是可喜的，编纂者的初衷和努力就是可敬的。希望这套丛书能发挥点滴作用，如同涓涓细流与千百万有志者的努力一道汇成大潮，去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为序。

2007年11月22日于北七家村





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诗歌，可以说是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在它的孕育之下，诗话也就应运而生了。较之诗歌，诗话的出道虽然很晚，但正是由于诗歌的长期的积淀和精心的呵护，诗话这个新生儿，越发变得成熟起来，并日益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在我国文化长河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踪影。

有宋以来，诗话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出来，到了清代，已经达到了上千部之多，数量非常可观。诗话，它以中国特有的批评方式，崇尚感悟和直觉，如一幅大写意画，于寥寥几笔中，把一个复杂的事理深入而浅出的刻画出来，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这些灿若群星的诗话里，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可不值得一提了。

当我们在阅读《随园诗话》的时候，仿佛置身于随园之中，山水亭台，尽在眼前，令人神往不已。它的篇章都很短，就像随园的秀气和灵巧；它的文字浅显易懂，仿佛作者在和你侃侃而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其中穿插了大量的逸闻轶事，向你述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你会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掩卷深思。

这部诗话里，作者的诗学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折射和延伸，我们在欣赏之余，也会为作者那睿智而深刻的思想所折服。如“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卷三），所谓“赤子之心”，就是诗歌要有性灵，有真情，反对矫揉造作，言之无物。再如“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作诗，不可以无我”（卷七），无我，就是作诗要有个性，不囿于古人，不盲从流俗，凡此种种，这些点睛之笔，如同一粒粒金沙，散落在诗话的各个角落里，时时提醒你，启发你，寓教于乐，让你在潜移默化中领悟其深刻的道理。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这部诗话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时到今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代国学大师郭沫若、钱钟书先后对这部诗话给予很高的评价。郭沫若曾写过《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对这部诗话进行了一系列的梳理和考证，其对于清乾嘉学派的论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圭臬。

纵观当前所出版的同类读物，有的只有原文和注释，没有译文，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文章的阅读难度，读者阅读之时，会有一种负重感；有些版本缺少原文，只有译文，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虽然大都能够理会，美中不足的是，对于原文却懵懂无知，如同一潭无源之水，不知其所始。还有的选本，在文章的节选上未能全面把握作者的思想，使我们在读完之后，会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

特此，我们精心选编了这部《随园诗话》，以弥补以上的不足和缺陷。本书以民国上海扫叶山房《正续随园诗话》足本为基础，同时参照满洲伍那拉之子《批本随园诗话》以及顾学颉点校本，力争在版本上正本溯源，在文字方面杜绝错讹。

在篇目的选择上，我们考虑到一般读者的接受水平、兴趣及作品本身的难易等因素，精心推敲再三，作选作品全部为《随园诗话》的精髓文章，力求将作者的思想原原本本的传达给读者。注释方面，对于文中一些难以理解的术语作出解释，在精不在多；在译文方面，集合了现今各类译本，博采众家之长，并去其短，尽量以更简洁、更明白易懂的译文，以飨读者。文中的部分生僻字词，加以注音。这一方面可以减轻读者查阅字典之苦，而且这些字音的反复标注，也有利于加深记忆，可以更好的方便读者。

除此之外，随书附有大量的插图，这些插图的应用，决不是一种摆设或点缀，而是与文意相匹配，图文并茂，让读者在品读文章的同时，还能够结合相应的版图，加深印象，收到双重的审美效果。

总之，在考据之风大盛的清代，袁枚标举的“性灵”说，恰似一股春风，一扫当时文坛的阴霾之气。如今，先生已逝，而诗话犹存。想先生之人，读先生之诗话，体味既久，感慨遂深，亦可称后继有人也！大学者王国维曾有“三境界”之说，读过《随园诗话》之后，将会使你的境界更上一层！如若不信，盍试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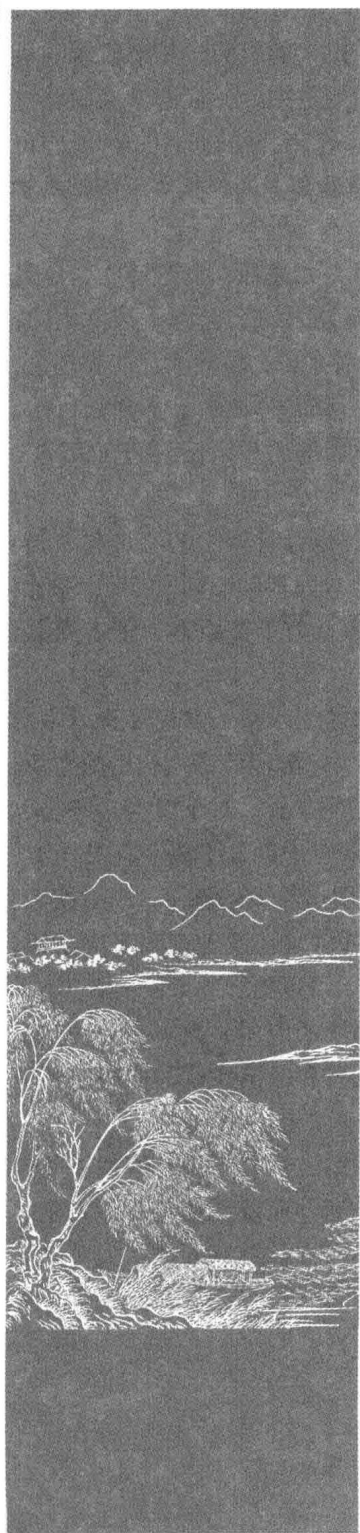
目 录

阅读指南

国学与我们同在

编者的话

卷 一	1
卷 二	30
卷 三	56
卷 四	80
卷 五	103
卷 六	125
卷 七	147
卷 八	167
卷 九	183
卷 十	194
卷十一	207
卷十二	218
卷十三	238



卷十四	259
卷十五	285
卷十六	307
补遗 卷一	325
补遗 卷二	344
补遗 卷三	360
补遗 卷四	372
补遗 卷五	384
补遗 卷六	396
补遗 卷七	408
补遗 卷八	421
补遗 卷九	429
补遗 卷十	442



卷一

建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旦》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邓禹

东汉中兴名将，游学长安时与刘秀相遇，后来追随刘秀。他少时聪慧，13岁时便能诵诗，但是在尚未建功立业之时，只是将文学当作一种寄托。此图出自《云台三十二将图》。

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明确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邓禹只是以文学来寄托自己的希望，马武只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为有了妻室和马匹而不愿意离开齐国。光武帝在贫困之时，和李通曾因为拖欠税款的事情到严尤那里打官司。严尤因感觉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回去后，光武帝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其言下之意是，被严公盯着看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当韩蘄王还是无名之辈时，相面之人就断定其日后必定被封为王。韩顿时大怒，认为相面之人是在嘲笑自己，于是挥拳相向。以上这些人表现出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如此作为。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中写到：“拿起镜子看自己将要老去，打开门看到春草还未长出。”在《咏怀》中还写到：“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就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在做郎中时所作之诗。品味这些诗词，我们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会出将入相吧。等到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中说到：“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就发现自己都曾很幸运地被提拔，可是屈指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在《登甲秀楼》的绝句中他还说到：“炊烟袅袅仿佛千条柔丝漂浮于午时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菜香熟之时。请问何年何月才会招来济世的焰火？只见夕阳透过树枝将武侯旧祠照耀得金光一片。”他以武侯自比，与未曾得志时的气象已是迥然不同了。张桐城相公从做翰林到宰相，其诗都是一个格调。最清秀灵妙的诗句是：“柳荫之下的一弯春水曲折流淌，重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叶子底下所开之花，人虽看不见，一双蝴蝶却已早早知晓了。”“谁在溪边种花才能知道那种水中映花，一枝花化作两枝的意境。”他在《扈跸》中说：“有谁能怜悯七十岁的龙钟老叟，在漫天星斗的夜晚中骑马踏冰？”《和皇上〈风筝〉》中说：“风筝在九霄之上飘荡，因为日光的折射而更加多彩绚烂，依靠着绳子的作用，风筝才没有被四野之风吹走，仍逍遥地飞行。”这首诗押“绳”字韵，寄托了诗人远大的抱负和理想。

二

原文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译文

杨诚斋说：“从古至今，那些天分低拙的人从来都喜欢谈论诗的格调，并不真的懂得其中的风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格调只是一具空架子而已，有嘴就可以将其描绘出来；而风味是描写性灵的，只有天才才能够办到。”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要知道有了性情，就有了格律，格律是不会出于性情之外的。《三百篇》中有一半的篇章是劳动者及思妇们直舒自己胸臆的言情之作，有谁给他们固定过格式呢？又有谁为他们定过格律呢？而如今所谈之格调，能超过这个范围吗？况且，皋、禹之诗的歌谣，与《三百篇》不同；《国风》的风格与《雅》、《颂》也不相同。难道风格是可以由一定的规矩来约束的吗？许浑曾经说过：“吟诗就好比求道成仙一般，若没有诗骨就不要随意吟诵。”可见，诗的真意在于骨而不在格。

三

原文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译文

明朝的门第观念，不仅在朝廷上有，在作诗方面也有体现。当明诗处于鼎盛之时，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均自成一家，没有丝毫的门第观念。而自他们之后，从明七子开始，到后来的钟惺、谭元春，再到公安派，



王世贞

明代文学家，与李攀龙等并称为后七子。作者认为，明代从前后七子开始，各文学派别之间相互攻击而自我标榜。此图出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以及后来的虞山派，他们都互相攻击诋毁，标榜各自的旗帜，真是可笑之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缺点；面对不同，应当平心静气，保留正确的，除去错误的。试想，假设明七子、钟惺和谭元春没有当时的盛名，那么虞山选录《列朝诗》之时，只有从无人知晓的荒山野岭中搜寻了，结果只不过留给后人只言片语罢了。擒敌先擒王，射人先射马：这种门户观念只不过是喜好声名之人的牵累罢了。

四

原文

余作诗，雅^①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惬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

注释

① 雅：特别、尤其的意思。

译文

我作诗，最不喜欢用叠韵、和韵以及用古人之韵。我认为诗是用来抒写性情的，怎样感觉自适就怎样写。一个韵中有千百个字任由自己来选择；还有用了一个韵后感觉不合适而改做他韵的，为什么让一两个韵来约束住自己呢？如果受到此韵的约束，就不得不按照这个节拍；为了按照这个节拍，就会受到限制，又怎么能随性情自适呢？《庄子》说：“（走在路上）没有想起自己的脚，是因为鞋子合适。”因此我说：忘记那些韵律限制，是由于诗作的舒展流畅的缘故。

五

原文

sòng

嵩亭上人《题活埋庵》云：“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为从前死过来。”周道士鹤雏，有句云：“大道得从心死后，此身误在我生前。”两诗于禅理俱有所得。

译文

嵩亭上人的《题活埋庵》诗中说：“谁把庵名叫做‘活埋’？令人千百年来费神

疑猜。我现在难道是轻生的人吗？仅仅因为从前曾经九死一生。”道士周鹤雏，有诗句说：“大道是在心死之后才能悟出的，此身就错在我出生之前。”两首诗都蕴含着一定的禅理。

六

原文

以昌黎之崛强，宜鄙俳体矣；而《滕王阁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荣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诗曰：“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以黄山谷之奥峭，宜薄西昆矣；而诗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鹄。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郭郭。”今人未窥韩、柳门户，而先扫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轻温、李：何蜉蝣^{fú yóu}之多也！

注释

① 蜉蝣：一种生活在水中的虫子，寿命很短，此处是卑微的意思。

译文

韩愈的文风倔强有骨，雄健豪放，他应该鄙视俳体文；而《滕王阁序》中却说：“如果名字能够附在三王之后，就感觉十分的荣耀了。”杜甫的诗阔大旷放，博大精深，应该轻视初唐的诗人；但他在诗中说：“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体为当时的风尚所在”，“其所作诗文可如江河一样长流不止”。黄庭坚的诗歌奥峭挺拔，艰深滞涩，应该对西昆体不屑一顾；然而他有诗说：“元之如同中流砥柱，大年如似霜雪中的鸿鹄。王、杨挺立于当朝，共同建立诗歌的城郭。”当今之人未能窥到韩愈、柳宗元等大家的门户，没能识得其法，而先将六朝之文摒弃了；未能得到李白、杜甫的皮毛，而已经先开始鄙视温庭筠、李商隐了。为什么卑微轻浮之人是如此之多啊！

七

原文

“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子陵语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光武语也。两人同学，故言语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宾礼故人

光武帝年少时曾与严光同学，光武登基后，找到严光，请他到皇宫叙旧，同榻而眠。他们的诗有风格相近之处。此图出自《帝鉴图说》。

译文

“心怀仁爱，以义来治理天下，则百姓就会欢心拥护；阿谀奉承，顺旨承意，则要受到惩罚。”这是严子陵的诗句。“崇山峻岭，幽静的都城，都是无可匹敌的，可一旦兵戈一起，这些地方也就无处可寻了。”这是光武帝的诗句。两人曾为同学，因此遣词造句，风格气势都有很多的相似处，都是七言古诗中的铿锵有力之作。

八

原文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可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

译文

古代没有类书，也没有地方志和工具书，因此在《三都》、《两京》赋中，言及草木就会分为若干类，言及飞禽也分为若干类，必须等搜辑遍查群书，大范围的采集乡土风情的资料之后，才能够落笔成文。如果真的能够才情动人，词藻华艳，便会使人钦羡，倾动一时。左思所著《三都赋》之所以能洛阳纸贵，因为家中添置此书，可以当做类书、郡志读罢了；因此写成这本书，需要十年、五年的功夫。而当今的类书、字汇都非常的齐备；假使左思生于当今之世，一定不会写出这种辞赋。即使作了，也不过是从故纸堆中翻录摘抄而已，用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完成了。至于抄录下来吟诵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今之人作诗赋，爱用杂事僻韵，并认为用得越多越好，实在是一种谬论啊！